

大舜之智之志予永言聖德不朽之明矣且之以
乃去馮吉權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心雕龍與詩品之詩論比較

人傳性三之之蔽之不善之邪哲之為訓信之善焉
重七傳高初就之物吟者其自於昔萬之亦三
子之曲美之中之門阻不空往至竟之大字之予三
有民之甘氣之文初建而己及大和九序惟子
康政其子成視順美進之方末久美自高勝國
頌國備四如美順美進之方末久美自高勝國
頌國備四如美順美進之方末久美自高勝國

馮吉權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心雕龍與詩品之詩論比較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⑥5 文史哲學集成

文心雕龍與詩品之詩論比較

著者：馮吉權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五二八八一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平裝基本定價三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中國是文學的古國，也是詩歌的王國，世界上無論任何國家都沒有她流傳的詩歌之多。在這東亞大地上所開的詩歌之華，那一朝代不是具有一種獨特的性質而放異彩於世界的文壇？至於作者之數，篇什之量，適與她久遠的年代成正比：真是浩如煙海，不可勝計！就無數作家之羣中，而傑出爲一代之宗匠者，又不下百十；這百十位大詩人因了個性及環境的不同，有的浪漫地高歌，有的感傷地沈吟；有的發抒了一己的情思，有的描寫了社會的苦樂；有的恬詠着自然的眞美，有的諷刺着宮闈的奢靡；有的歌頌邊塞的豪情，有的詛咒戰爭的罪惡。總之，或觸目興懷，或因時致慨，把宇宙的一切現象，凡人眼所能見、心所能感的，統統用他們的彩筆，細心地、巧妙地織成了美麗的文錦，繪成了有聲的圖畫。爲我們民族遺留下無數寶貴的詩篇，寶貴的藝術品！

我們很慶幸生在這個詩國裏，能欣賞這麼多的藝術品；我們感謝祖宗遺產的豐厚，讚歎古國文化的博瞻。在這個詩國裏，以往不論帝王將相，不論販夫走卒，不論黃髮垂髫，不論樵歌農婦，幾無無人不曾吟幾首詩，唱幾支曲，也因而人人都在詩的浸潤中，接受文化的薰陶，培養出溫柔敦厚的氣質。眞可說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中國人是詩的民族！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卻很驚訝地發現：竟然大部分

人日常已不讀詩，不吟詩，更不會寫詩了。甚至於在你所識和所遇的人中，仍然顯現溫文儒雅氣質的也已不多見了，你能不感慨於詩教的式微嗎！究竟何以致此呢？是時代的變化？還是詩歌走錯了方向？美國一九三〇年代詩人麥克里希在他的「詩與公衆世界」一文中說：「我們是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這時代，公衆的生活衝過了私有的生命的隄防。……私有經驗的世界已經變成了羣衆、街市、都會、軍隊、暴衆的世界。」他這段話可以爲我們第一個問題作答案。今人林以亮氏於序「美國文學批評選」說：「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最主要的成就恐怕就是徹底的否定和破壞舊的文學傳統，以致這些年來，我們的創作和批評不像是一個有二千年優良傳統的產物。而西洋的現代文學，看上去好像來勢汹汹，而且非常急進，但其中主要人物却念念不忘『傳統』，這是一個極鮮明的對比，同時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我想這爲我們第二個問題提供了具體的回答。

實在說來，今天要振興國人詩魂，恐怕還是從傳統中探源尋根，較之純從國外移植理論、技巧及體式者，來得重要。因爲一個民族，有他自己的感情基調、思想方式和語言文字的特質。因之，她的文學也必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內涵與形式。要說我們用他山之石以爲攻錯是無可厚非的，若果一味捨己芸人，那就不免於邯鄲學步之譏了。爲了這個原因，我覺得研究我國古代詩論，做爲我們欣賞古詩、評鑑古詩，和從其中抽繹菁華以來創作現代詩，批評現代詩的參考，是有其必要的。

說到我國古代詩的發展，漢以前只有風謠體的詩經和繼起的離騷體。到漢代就有歌行雜體和五言七言的興起。魏晉以後，五言詩體發展到了成熟階段，這時的文學觀念也已經進化到清晰正確的程度，

所以詩學原理的雛形，也略具於此時了。其間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和任昉的文章緣起雖然關於各體詩的起源有所說明，但最重要的還是那文論家劉勰作的「文心雕龍」和爲後代詩話家開山祖鍾嶸作的「詩品」；前者「體大思精，籠罩羣言。」後者「思深意遠，溯源六藝，」在中國詩學上有繼往開來的貢獻，爲文學批評的兩大巨擘。故論詩而不從這兩書着手，便是捨本逐末了。筆者不揣譾陋，輕欲將兩書參合比較研究，尋繹二家於詩的創作與批評的理論之可供今日遵循者，以供同好參考。惟綆短汲深，乖謬自所難免，敬請高明大雅，有以教正！

文心雕龍與詩品之詩論比較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一節 作者生平	一
一、文心雕龍作者——劉勰	一
二、詩品作者——鍾嶸	三
第二節 寫作背景	一二
一、時代環境	一二
二、文學風氣	一九
三、著作動機	二七
第三節 著作內容	三九
一、文論體系	三九
二、文學主張	五三

一、賦比興的傳統意義·····	一〇八
-----------------	-----

二、劉鍾對賦比興的新解·····	一一〇
------------------	-----

第六節 詩之流變·····	一一九
---------------	-----

一、商、周·····	一一九
------------	-----

二、楚·····	一二〇
----------	-----

三、秦·····	一二二
----------	-----

四、漢·····	一二三
----------	-----

五、建安·····	一二八
-----------	-----

六、正始·····	一二九
-----------	-----

七、太康·····	一三〇
-----------	-----

八、永嘉·····	一三一
-----------	-----

九、義熙及元嘉·····	一三三
--------------	-----

第七節 詩之批評·····	一三七
---------------	-----

一、批評的困難與蔽障·····	一三七
-----------------	-----

二、批評的修養與態度·····	一四一
-----------------	-----

三、批評的標準與方法·····	一四三
-----------------	-----

四、作家的品第與宗派·····	一五七
第三章 結 論·····	一七三
參考書目·····	一八三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作者生平

一、文心雕龍作者——劉勰

(一)南史劉勰傳（註一）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註二）。父尚，越騎校尉（註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註四）。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註五）。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註六）。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註七）。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註八），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註九）。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讀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註十），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

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註十一）。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註十二）。「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註十三），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文理，都下市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註十四）。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註十五）。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二）生卒年及文心雕龍成書時間考：

劉勰的生卒年，因史志未明確記載，難以確定，近數十年來，文心雕龍已成顯學，研究者日多，有關其生卒年的考證亦日見精密，計重要考證有以下各家：

1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序志篇注（六）據清劉毓崧通誼堂集書文心雕龍後，考其生當在宋明帝泰始元年（西元四六五年）前後；書成於齊和帝中興元年（五〇一）；卒於梁武帝普通元二年間（五二〇—五二一）。張嚴先生「劉勰身世考索（註十六）」，王金凌先生「劉勰年譜（註十七）」，車柱環先生「劉勰鍾嶸二家的詩觀（註十八）」均同范說。

2 梁容若先生「文心雕龍歷史的分析（註十九）」假定勰完成文心雕龍在齊明帝永泰及和帝中興年間（四九八—五〇二），年在四十上下，推定其生在宋武帝大明年間（四六〇年左右），卒約在梁武帝普通初年（五二二），壽六十上下。

3 王更生先生「梁劉勰和先生年譜稿（註二〇）」，考定勰生卒年爲宋武帝大明八年（四六四）至梁武

帝普通三年（五二二），壽五十九歲。而成書則在齊和帝中興元年（五〇一），年三十七歲。

沈謙先生「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註二）」同其說。

按以上各家考定之時間，皆無大出入，緣皆根據文心時序篇「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按係高帝蕭道成廟號）以聖武膺錄，高祖（按武帝蕭賾廟號世祖，高字誤）以睿文纂業，文帝（按文惠太子蕭長懋追尊文帝，廟號世宗）以貳離含章，中宗（按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中字誤）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遐當作熙）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光被。」等語推勘，證據至爲確鑿；時序篇中歷敘唐虞以降各代至於劉宋，只舉代名，而獨於齊則稱皇齊，則書之成於齊代無疑。而「中（高）宗興運」之語，又必在永泰元年八月高宗駕崩，東昏侯上高宗廟號之後。今「聖曆方興」之語，雖未明指究爲東昏抑爲和帝，然按文心書成，持于沈約，沈約在蕭衍廢東昏立和帝後始隨而貴盛，而和帝在位僅一年，即禪於梁，故其以書于沈約之時，當在和帝中興元年（五〇一），最無可疑。而書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容有擱置，但充其極亦不會超過東昏在位之時，東昏在位兩年，故成書必在東昏永元元年以後至和帝中興元年之間（西元四九九—五〇一），當可確定。

二、詩品作者——鍾嶸

（一）南史鍾嶸傳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註二），晉侍中雅七世孫也（註三）。父昭（梁書作昭），齊中軍參

軍（二四）。嶠與兄阮，弟嶠並好學有思理。嶠，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註二五），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註二六），頗賞接之。建武初（註二七），爲南康王侍郎（註二八），時齊明帝（註二九）恭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爲繁密。嶠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暉曰：「鍾嶠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否？」答曰：「嶠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可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註三〇），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嶠乃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註三一），騎都塞市，郎將填街（註三二），服既纓組，尙爲臧獲之事（註三三），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註三四），名實淆紊，姦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註三五）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倖。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註三六）。若僞雜儉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註三七）。」敕付尙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註三八），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耶山（註三九），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嶠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督安王記室（註四〇）。嶠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嶠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

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弘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報約也。岍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二) 生卒年及詩品成書時間考

鍾嶸的生卒年，亦乏確切資料，台灣中華書局印行之劉某中國文學發達史載爲齊（？）至梁元帝承聖元年（西元？——五五二年），而幼獅大學國文選詩品序之作者小傳本之。另車柱璣先生「劉勰與鍾嶸二家的詩觀」載爲宋大明七年至梁天監十七年（西元四六三——五一八）。據後說，則壽止五十六歲而已。生約與劉勰同時，卒則早於劉勰三至四年。鍾嶸的家庭環境較劉勰爲好，當劉勰在二十出頭年歲，因母死家貧，無力婚娶，進到佛寺依僧祐生活十幾年，苦修傳統學術並研閱佛理的時侯，鍾嶸此時正在京師作國子生，接受良好的教育。由於得到老師領國子祭酒王儉的賞接，所以仕宦也比劉勰爲早。齊明帝建武初（四九四——）便做南康王侍郎。而劉勰直到梁天監初（五〇二——）始起家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的準官員而已（註四二），不過入梁以後，劉勰得沈約之推譽，鍾嶸則遭沈約的拒斥，因之劉勰二人仕途就有升沈之不同了；劉勰做了太子親近的通事舍人，深受愛接，盛得君臣魚水之樂。又做了一陣子步兵校尉，成了帶兵官，而且文名甚著，不僅京師寺塔碑誌必請他製文，武帝更敕他與慧震於定林寺撰經，可說頗得「聖眷」了。於時鍾嶸卻只在臨川王、衡陽王、晉安王的府中遊幕。他的所以鬱鬱不伸，大概一由於他的耿介個性；三十歲左右做南康王侍郎的時候，年輕位卑，卻敢於上書直斥篡奪得國剛愎自用的齊明帝之失。以後更上書梁武帝，請大削濫爵之官，要

打碎許多人的飯盤，無異與官僚羣做對。二是由於他的文學見解：他反對宮商聲病，正好與沈約抵觸，詩品雖成於沈約死後，但平日持論，約必有所知。而劉勰的文心雕龍則有聲律篇，可爲沈約之說張目。三是梁武帝篤信佛教，加以僧祐的受知宮廷，代爲游揚，因之精研佛理擅於碑銘的劉勰，自然較易見賞。而鍾嶸雖不知其信仰如何，但在詩品中對老佛玄理入詩，是持堅決反對態度的，自然也較不合時宜。

關於詩品成書時間，日人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以爲成於梁天監九年以後不遠的年代（註四二）。按詩品序說：「今所寓言，不錄存者。」而詩品論及梁代詩人甚多；如中卷品及梁中書郎丘遲、梁衛將軍范雲、梁太常任昉、梁左光祿大夫沈約，下卷品及梁中書令范縝、梁秀才陸厥、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陽令孫察等，其中諸人卒年可知而最晚者爲沈約。據梁書約本傳，約卒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五一三），則詩品的寫定必在是年之後。詩品序說：「方今皇帝，……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當然指的是梁武帝，則詩品完成之時又必在武帝在位之時。又梁書本紀第四載：簡文帝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十七年（五一八）徵爲西中郎將，至梁武帝中大通三年（五三一），以晉安王繼昭明太子而爲皇儲。而嶸本傳說：「……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評漢魏六朝五言詩，第甲乙，溯師承，名爲詩評，頃之卒官。」西中郎爲西中郎將屬官，據此可知，天監十七年嶸任職西中郎，然不久即卒，故詩品之成書又必在天監十七年以前。總之自天監十二年至十七年凡五年之間可確定爲詩品寫成的時間。故以鍾嶸詩品與劉勰文心雕龍成書時間相較，詩品

後於文心約十三至十七年。而基於以上的考證，我們對於劉某中國文學發達史中所說鍾嶸的生卒時間以及所說：「文心雕龍早於詩品至少也有半世紀的事，是無可疑的（註四三）。」都可認為是無稽之談了。

【附註】

註一：劉勰，梁書卷五十（姚思廉撰）及南史卷七十二（李延壽撰）均有傳。此錄南史。

註二：莒，今山東莒縣，晉太康元年置東莞郡，十年，將莒縣歸東莞。永嘉之禍，中原士族南遷，晉明帝時僑置南東莞郡，屬於南徐州，鎮京口（今江蘇鎮江）。劉氏族人居此數世，故曰僧空海所著文鏡秘府逕稱劉勰為吳人。

註三：尚，事蹟不可考。越騎校尉為京師屯兵五校之一。階四品，秩二千石。

劉氏自高祖劉爽以下，世代官宦，其世系表如左（參考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卷八一劉秀之傳、及梁繩禪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

